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萨特著
王德纯译

Jean-Paul Sartre

EXISTENTIALISM IS A HUMANISM
TODAY'S HOPE: CONVERSATIONS WITH SARTRE
TELOS, a quarterly journal of radical thought, Summer, 1980

根据美国激进思想季刊《特洛斯》1980年夏季号译出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法〕让-保罗·萨特 著

周煦良 汤永宽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3.25 插页3 字数73,000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75,000册

ISBN7-5327-0004-6/B·003

定 价：1.55元

萨特，一位“处于左派与右派的交叉火力之下”的哲学家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年)作为法国当代存在主义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戏剧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思想、学说、著述以至他的社会活动，对法国甚至对整个西方战后代曾发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萨特一生著作丰赡，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家，著有《想象力》、《自我的超越》(1936年)、《想象的现象心理学》、《存在与虚无》(1943年)、《唯物主义与革命》、《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46年)以及《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 1960年)等专著。作为一位作家则发表了大量作品，如著名的中篇小说《恶心》(亦译《厌恶》，1938年)、短篇集《墙》、长篇小说《自由之路》(三卷)、自传《文字》以及剧本《苍蝇》、《禁闭》、《死无葬身之地》、《可尊敬的妓女》、《肮脏的手》、《魔鬼与上帝》、《涅克拉索夫》等，此外还有不少政论及文艺论文、传记，如《反犹太主义者和犹太人》、《什么是文学》和《福楼拜》等。

萨特不是书斋里的哲学家，他提倡“介入”现实，经常对重大事件作出表态，并将他的文学创作称为“介入文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因抗击德国法西斯而被俘，获释后，即投身于“把德国人赶出法国”的运动。从此他更以自己的行动介入社会的、政治的斗争，他创办《现代》、《人民事业》杂志并参加左翼革命运动。五十年代他反对美国的侵朝战争，先后访问苏联和中国，发

表热情赞美的观感，而由于苏军干涉匈牙利事件，他又反对斯大林。六十年代，他反对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抨击美国的侵越战争，同样也谴责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他支持法国工人罢工和学生运动。七十年代他又为苏军侵入阿富汗而公开表示深深的失望。他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但又经常与共产党人争论；他抨击右派，但同时也激烈地批评左派。他名正言顺地被称为“处于左派和右派的交叉火力之下”的人物。

萨特通过他的哲学论著和文学作品宣扬他的存在主义思想。他不同于雅斯贝斯和加布里埃尔·马塞尔，是无神论存在主义者。他提出“存在先于本质”，或者按照海德格尔的提法，“人的实在(human reality)”先于本质。人，“在把自己投向未来之前，什么都不存在”。他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扼要地阐述说，人必须为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一切行为“承担责任”。懦夫与英雄并非天生；在于“自我选择”。“人是自由的”，因为没有上帝，只是孤零零一个人，别无依恃，但他的自由选择摆脱不掉他处在“一个有组织的处境之中”的限制，因此一旦作出抉择，他必须为此承担责任，也使他人承担责任。人，“必须始终在自身之外寻求一个解放自己的或者体现特殊理想的目标，才能体现自己真正是人”。“人类需要的是重新找到自己”。萨特的这种他自称是“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思想，在法国以至欧洲，对于经历了空前酷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们，特别是那些在这次大浩劫、大动乱中心灵和肉体都受到巨大震撼和伤痛，正陷于迷惘彷徨，企图寻找解脱和出路的知识分子中间，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1980年4月14日，萨特在巴黎逝世。4月19日，根据死者生前的意愿，遗体火化后送往蒙帕纳斯公墓安葬时，一支“由知

识分子、青年、政界知名人士、演员和普通平民组成的五万名未经组织的群众队伍”自发地护送骨灰直至公墓，这生动地表现了人们对这位杰出的哲学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的尊敬和哀悼^①。

这里收入的两篇萨特阐述他的哲学思想的文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和〈今天的希望〉，前一篇曾于1980年为了纪念这位哲学家的逝世，由周煦良教授译出，发表在上海《外国文艺》同年第五期上；后一篇是萨特生前最后一次阐述他的哲学思想的谈话录。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发表于1946年。正如作者开宗明义指出的，这篇论文的目的，“是针对几种对存在主义的责难为它进行辩护”，因而是简扼地进一步阐明他的存在主义学说的一篇重要文章，无疑也是研究萨特的哲学思想的重要材料。译者周煦良教授是诗人、文学翻译家，不幸已于1985年去世，他早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专攻哲学并获硕士学位，对现代西方哲学原是里手，因此译文收入本书时，保留了他对原作大意所作的综述和评论的译者前记，以作纪念并供读者研究参考。

〈今天的希望〉是萨特与本尼·莱维(Benny Lévy)的对话录，曾分为三个部分发表在法国《新观察家》(Le Nouveau

^① 1986年4月14日，法国另一位著名存在主义作家、社会活动家、萨特的终身伴侣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年)去世，法国共产党总书记乔治·马歇在悼词中说，“作为小说家、哲学家、散文家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让-保罗·萨特一起在解放前后几年的文化动荡中起到一个重要作用，以后，她继续在知识界留下了自己的印迹。波伏瓦远远没有分享共产党人的观点，她与我们的争论，如同她与别人的一切争论一样，都是寸步不让的。但我们忘不了，在许多场合，她善于使人们理解她，并站在我们一边行动。我谨以我个人的名义，并以全体共产党人的名义，对这位长期来体现了进步思想的女性表示敬意。”(引自《外国文学动态》1987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编)——译者

Observateur)1980年3月号上。现据美国“激进思想季刊”《特洛斯》(Telos)1980年夏季号的英文本译出。对话录中的发问者本尼·莱维长年化名皮埃尔·维克多(Pierre Victor),是法国无产阶级左派和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位领导人,也是萨特晚年的坚定伙伴。在《今天的希望》的开端,萨特认为,与一般人所了解的相反,他并不意识到自己是悲观、绝望的哲学家,他认为“希望是人的一部分”,在人类的“行动方式中始终有希望在”,说在他的《存在与虚无》以后的著作中“再也找不到这种绝望了”,“我从未认真考虑过绝望可能作为一种属于我的品质”。但他在这次对话的结尾也承认,他一生中确有两次受到“绝望的诱惑”:一次是在法国战败后被德国占领期间,另一次是1975年苏军入侵阿富汗的时候。然而他说终将“在希望之中死去”,深信当今“可怕的世界”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只是短暂的一瞬”,而希望始终是鼓舞“革命和起义的支配力量之一”,也是他“对未来的概念”,因为“人们必须相信进步”。萨特对当前的左派、激进主义及其政党的评价,几乎一概持批判甚至否定的态度,显得偏激而专断,尽管他指的是欧洲的、特别是法国的左派及其政党。他阐述革命暴力的意义并明确表白他作为一个法国人而坚决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对法国殖民主义者采取的武装斗争的立场(他因此与另一位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决裂)。萨特在对话中也阐述了他对革命、民主、选举等社会政治问题的观点。在对话的其余部分中可以看出,在他垂暮之年自知不久人世之际,他关注的仍旧是人、道德、人道主义以及对人的遥远未来的期望。其中有对他过去所持观点的改变或修正,也有进一步的阐发。如他对早年关于意识是道德的,自由是它所具有的价值唯一源泉这类提法的扬弃,而认为意识都有一个“义务的向度”,而且总有一种企图“超越实在”的要求把人的行动变成一种“内在的强制力”,而这

就是道德的开始。道德，应该基于“禁止人们利用人作为达到一个目的的东西或者工具的原则之上”。如他对人道主义，从三十年代称人道主义为“胡说”，到四十年代阐述存在主义即是一种人道主义，到这次谈话时则反复申述：当“人是什么还没有得到确定”，我们都不是“完整的人”，而都是“在努力斗争以期达到人的关系和人的定义的存在(being)”的时候，人道主义是没有意义的；此时此刻我们只是“把人道主义视作我们身上优秀品质的经验，视作跳出我们自身而进入人——从我们的善良行动可以想见的人——的圈子的一种努力来实现”，只有等到人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原始关系”即“兄弟关系”，等到“人真实地、完全地存在”的时候，“他和同时代人的关系以及他独自存在的方式”才可以称作“人道主义的目的”。萨特在这里提出的“使每个人(person)成为人(man)”、成为“完整的人”等等，在遥矚人类的未来这个问题上，他似乎试图与马克思所预计的“人最终将成为真正全面的人”殊途同归。

几乎同很多卓越的思想家、作家一样，萨特的思想体系颇为复杂而且充满了矛盾。他提出的“存在先于本质”的命题，他孜孜于探究人的存在与行动的方式及其意义，他关注人在现实社会中的处境以及人最终如何臻于完善的未来前景等等，他的这些涉及物质世界和人的意识的学说，毫无疑问，是属于唯心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性质的，尽管他针对这种“责难”专门撰写了论文企图为之辩护。但是另一方面，无疑也应该看到，萨特的存在主义学说绝非“丑恶”或邪恶的代名词，象本书第一篇文章中作者引述的那位“容易神经紧张”的资产阶级太太那样，用来掩饰她的粗鲁失态的一个遁辞。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在战后法国甚至西方那些精神陷于“瓦解状态”的知识分子中间，不仅一度是具有

相当深刻而广泛影响的思潮，而且随之出现一批着力描绘或揭示人在阴暗、荒诞的周围世界中无以自拔、无能为力的处境，意在使人震醒的存在主义文学。存在主义哲学，特别是一些西方有存在主义倾向的文学作品，在七十年代末在我国开始有所介绍。但由于萨特的主要哲学著作如《存在与虚无》、《辩证理性批判》，以及大量阐述其思想发展演变的政论、文论等等尚未系统翻译介绍，国内有读者为了解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体系，不得不求助于第二手资料，甚至从存在主义文学所描绘的人物、情节中悬想臆测，“想当然耳”，以为存在主义即宣扬悲观失望、自我中心、强调个人的自由选择等等，总之，说明人们对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表示关注，而由于未能窥见全豹对其思想体系则不甚了了。

萨特的哲学不是“悲观”的哲学。他认为他的学说是“乐观”的、“行动”的学说。他曾公然声称要“超越马克思主义”，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命题进行错误的非议或指责，但他最后又明确宣告“未来属于马克思主义”，直至临终仍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也称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在最后的对话录中，他谈到：“我们的目的是要达到一个真正的选定的机构，在那里每个人(person)都将成为人(man)，其中所有的集体体(collectivities)都同样富于人性。”但是他没有进一步阐述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真正选定的机构”。但从萨特数十年的理论与实践看，在西方文化思想界中他是一个富于正义感而且热情洋溢的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则是无容置疑的。他一生探索的关于人的哲学，具有浓厚的唯心主义的性质，即使在法国也曾引起过激烈的论争，但是萨特的哲学和他的名字已经载入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史册，这也是无疑的。

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文学研究工作者正通观世界，在物质与精神两个文明的建设事业中奋进，他们希望看到有计划有系统地认真翻译介绍这位著作浩瀚的哲学家、文学家的原著的出版，以期全面了解和研究这位在西方经常“处于左派与右派的交叉火力之下”的杰出人物的思想体系，从而予以马克思主义的恰如其分的评判。这也是我们翻译出版这两篇文章的希望。

汤永宽

1987年4月

目 录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译（1）

今天的希望：与萨特的谈话……………汤永宽译（32）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周煦良译

1980年4月15日，法国当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让-保罗·萨特逝世了。他是继罗曼·罗兰和法朗士之后二十世纪法兰西文坛的巨星，他的名字将永远载入法国文学的史册，这是没有疑义的。我们在电视里看见巴黎千千万万群众给他送葬的镜头，不禁感到心潮澎湃：是什么使他这样深深受到法国广大群众的爱戴？他的文学？他的哲学？还是他的一系列正义的言论和行动？回答是这一切都包括在内。但是就萨特来说，理解他的哲学思想恐怕要比了解别的文学家时更为重要。我们在这里选译了他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46年）一文，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他早年本来是研究哲学的，后来以官费留学德国受到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和胡塞尔学说的影响，所以形成一种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体系；其影响所及，比他的先行者还要大。

萨特自称他的存在主义是一种无神论的存在主义，这就是说，他既否定了上帝造人的神话，又否定了先天的性善论和性恶论。在他说来，先是有人，然后通过人的自由选择的行动，人才成为他那样的好人或者恶人。英雄或者懦夫都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人的主

△ 动选择使他成为英雄或者懦夫。这就是存在先于本质的基本论点。由于人的行为出于自由选择，所以要承担责任，不但对行为的后果负责，而且对自己成为怎样的人也要承担责任。正因为如此，所以它是一种人道主义，即把人当作人，不当作物，是恢复人的尊严。这些道理在西方道德哲学关于自由意志的论争中，本来是常见的，因为除非我们承认人有选择自由，并对其行为负责，我们就无法对作恶者进行报复性惩罚，而只能象功利主义者（和一切机械唯物论者）那样，说惩罚只是防止别人效尤。但是受惩者可以回答功利主义者说，既然我本身不应受到惩罚，惩罚我又为着何来？若你为防止别人效尤而惩罚我，则你岂不是把我当作手段，当作东西，当作物看待，我何罪之有，而应得到如此惩罚？这些反问是功利主义者无法回答的。

但是存在主义者并不到此为止，它还进一步说，人在为自己作出选择时，也为所有的人作出选择。换言之，人在自由行动时，他就是为所有的人作出示范；人在模铸自己的形象时，这就意味着这个形象对所有的人，以及我们所处的时代，都是适用的。“我们的责任要比先前设想的大得多，因为它牵涉到整个人类。”这样无限度地扩大行为的后果，也就无限度地加重了行动者的责任；所以萨特说，行动者只能依靠和他的行动有密切关系的可能性作出决定。但是他只能尽力而为，因为对现实太没有把握了。现实不仅包括物，更包括人；每一个人代表一个“主观性”，人就是处在一个“主观性林立”的世界里，然而要决定自己是什么，和别人是什么。可是萨特又说：“存在主义者从不把人当作目

的，因为人仍旧在形成中。”所以他反对孔德的那种以人类为崇拜对象的人道主义，认为最后会导致法西斯主义。

萨特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到这种地步，是不是完全无视有所谓客观规律呢？也不。但是他在本文中只是轻轻带过。他承认有“生存在世界上所少不了的限制”，如劳动，而人的意图就是超过或扩大这些限制，不然就是否定或适应这些限制。所谓限制，就包含有客观规律在内。但是存在主义的核心思想则是自由承担责任的绝对性；人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有组织的处境中，他没法避免选择，他不选择也等于作出选择。所以它是一种行动的哲学，是入世哲学，而不是出世哲学；即使不能有力地树立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生观，至少可以使“顽夫廉，懦夫有立志”，而这种哲学在经受过法西斯铁蹄蹂躏、精神状态处于瓦解状态的欧洲，是有其一定的吸引力的。

以上是综述本文的大意，并就其本身略作评述，以供读者研究萨特全部存在主义哲学的内容及其在文学上表现的参考。

译者

本文的目的是针对几种对存在主义的责难为它进行辩护。

首先，存在主义曾被指责为鼓励人们对人生采取无所作为的绝望态度。因为解决的途径既然全部堵塞了，人们必然会认为任何行动都是完全无用的，而终于接受一种观望哲学。再者，由于观望是一种奢侈品，所以它只是另一种资产阶级哲学。共产党人特别指责这一点。

我们受到的另一方面责难是，我们强调了人类处境的阴暗一面，描绘卑鄙、肮脏、下流的事情，而忽视某些具有魅力和美并属于人性光明一面的事情；例如，在天主教批评家梅昔埃小姐看来，我们就忘掉婴儿是怎样笑的。不论从左的方面或者右的方面，我们都被指责为抹杀了人类的一致性，而孤立地看待人类。其所以如此，共产党人说，是因为我们的理论是建立在纯粹主观性上——建立在笛卡儿的“我思”^①上：这就是孤立的人找到自己的时刻；在这样的处境，人是无法同存在于自我之外的他人取得一致的。这个我是无法通过我思接触到人的。

基督教方面则责备我们否认人类事业的真实性和严肃性。因为既然我们不承认上帝立下的那些诫条和一切规定的永恒价值，那么剩下来的就只有自愿行动可言了。谁喜欢怎样做就可以怎样做，而且根据这种观点，我们将无法申斥任何人的观点或者行动。

今天我就是准备答复这些责难；也是为了这个缘故，我把这篇短文称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不少人看见我在这个问题上提到人道主义也许感到诧异，但是我们将试行说明我们是怎样理解人道主义的。不管怎样，我们首先可以这样说，存在主义，根据我们对这个名词的理解，是一种使人生成为可能的学说；这种学说还肯定任何真理和任何行动既包含客观环境，又包含人的主观性在内。人家加给我们的主要罪名当然是指我们过分强调了人生的恶的一面。最近有人告诉我，说有一位太太只要在神经紧张的时刻嘴里滑出一句下流话，就为自己开脱说，“我敢说我成了个存在主义者了。”所以，看来丑恶和存在主义被视为同一回事了。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说我们是“自然主

① 十六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译者

义者”的缘故，但是果真如此的话，他们这样对我们大惊小怪又为着何来，因为目前人们对所谓真正的自然主义好象并不怎样害怕或者引以为耻。有些人完全吃得下一本左拉的小说，例如《大地》，然而一读到一本存在主义小说就感到恶心。有些人把希望寄托在人类的智慧上——那是一种悲惨的智慧——但是发现我们的智慧更加悲惨。然而还有比“施舍先及亲友”^①或“提拔一个坏蛋，他要控诉你赔偿损失，打倒他，他反而奉承你”，这类的格言更加使人丧气的呢？我们全都知道有许许多多类似这样的格言；它们全都是一个意思——就是对当权者切不可反对；决不要反抗当权派；要安分，不要以下犯上。再不然就是这样：任何不符合某些传统的行为只是浪漫主义；或者任何没有为成功经验所证实的行为必然招致挫折，而且由于经验证明人类毫无例外地都倾向于作恶，因此一定要有严厉的法规来约束他们，否则的话，就会出现无政府主义。然而，就是这些人嘴里一直讲着这些丧气的格言，而且一听见人们谈到某些相当令人可恨的行为时，就说“人性都是一样的”——恰恰就是这些嘴里一直唠叨着现实主义的人，偏要埋怨存在主义对事物的看法太阴暗了。说实在话，他们的过分责难使我不得不怀疑，使他们着恼的很可能不是我们的悲观主义，而是我们的乐观主义。因为归根到底，我即将试图向你们阐明的这门学说，其所以令人感到恐慌——可不是吗——就是它为人类打开了选择的可能性。为了证明这一点，让我们把整个问题按照严格的哲学标准来论述一下。那么，我们叫做这个存在主义究竟是什么呢？

多数使用这个名词的人，要他解释存在主义是什么意思时，都会弄得糊里糊涂。因为自从存在主义变得时髦以来，人们常常

① 以此作为不肯施舍的借口。——译者

欣然宣称这个音乐家或那个画家是“存在主义者”。《光明》杂志的一位专栏作家就自己署名为“存在主义者”，的确，这个名词目前被人们随使用来指许许多多事情，几乎弄得毫无意义可言了。看来，所有那些急切想在晚近最招摇的事情或者运动中插一手的人，由于缺乏诸如超现实主义之类的新奇学说，就抓着这个哲学不放了，但是从这里面他们是找不到合意的东西的。因为，说实在话，在所有的教导中，这是最不招摇，最最严峻的；它完全是为专业人员和哲学家们提出的。尽管如此，它还是很容易讲清楚。

问题之所以变得复杂，是因为有两种存在主义。一方面是基督教的存在主义，这些人里面可以举雅斯贝斯^①和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两个人都自称是天主教徒；另一方面是存在主义的无神论者，这些人里面得包括海德格尔^②以及法国的那些存在主义者和我。他们的共同点只是认为存在先于本质——或者不妨说，哲学必须从主观开始。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试拿一件工艺品——例如一本书或者一把裁纸刀^③——来说，它是一个对此已有一个概念的匠人制造的；他对裁纸刀的概念，以及制造裁纸刀的前此已有的工艺(这也是概念的一部分，说到底，即一个公式)同样已心中有数。因此裁纸刀既是一件可以按照固定方式制造出来的物件，又是一个达到某一固定目的的东西，因为人们无法想象一个人会制造一把裁纸刀而不知道

① 雅斯贝斯(Karl Jaspers, 1883—1969年)，德国哲学家，精神病学家。——译者

②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年)，德国哲学家。——译者

③ 一种骨制或象牙制的钝口刀，用以拆信或裁书页。——译者

它派什么用场。所以我们说，裁纸刀的本质，也就是使它的制作和定义成为可能的许多公式和质地的总和，先于它的存在。把这个样式的裁纸刀或者书籍就是靠这样在我眼前出现的。我们这样说是从技术角度来看世界，而且我们可以说制作先于存在。

当我们想到上帝是造物主时，我们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把他想象为一个超凡的工匠。我们考虑哲学问题时，不管是笛卡儿那样的学说，或者莱布尼茨的学说，多少总含有这样的意思，就是意志跟在理性后面，至多是随理性一同出现，所以当上帝创造时，他完全明白自己在创造什么。由于这个缘故，人的概念在上帝的脑子里就和裁纸刀的概念在工匠的脑子里相仿佛：上帝按照一定程序和一种概念造人，完全象工匠按照定义和公式制造裁纸刀一样。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藏在神圣理性中某种概念的体现。在十八世纪的无神论哲学里，上帝的观念被禁止了，但是尽管如此，本质先于存在的思想仍然没有碰；这种思想到处都碰得见，在狄德罗的著作里，在伏尔泰的著作里，甚至在康德的著作里。人具有一种人性；这种“人性”，也即人的概念，是人身上都有的，它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普遍概念——人的概念——的特殊例子。在康德的哲学里，这种普遍性被推向极端，以至森林中的野人，处于原始状态的人和资产阶级全都包括在同一定义里，并且具有同样的基本特征。在这里，人的本质又一次先于我们在经验中看见的人在历史上的出现。^①

无神论存在主义——我也是其代表人之一——则比较能自圆其说；它宣称如果上帝并不存在，那么至少总有一个东西先于其本质就已经存在了；先要有这个东西的存在，然后才能用什么

^① 原文直译为“先于人的历史性存在”，其实际意义即是根据进化论从猿到人来的。——译者